



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

第 二 部

彼·卡·伊格纳托夫著

伊格納托夫兄弟游擊隊

第 二 部

克拉斯諾達爾的地下火

〔蘇〕彼·卡·伊格納托夫著 李俛民譯

П. К. Игнатов

Записки партизана

Книга вторая: Подполье Краснодара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Москва 1959 年版本译出

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

第二部 克拉斯諾达尔的地下火

原 著 者 [苏] 彼·卡·伊格納托夫

翻 譯 者 李 俱 民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11 1/2 插页: 2 字数: 245,000

1961 年 10 月第 1 版

196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1771

定价: (八) 1.15 元

序

《克拉斯諾达尔的地下火》是《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的第二部。

• 按照书中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来说，它是跟《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战》相一致的。两者都从党在克拉斯諾达尔組織游击支队和地下工作小組写起，一直写到德寇被逐出克拉斯諾达尔为止。

在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战》中，我描述了我們的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大工厂的厂长、工程师、技师、經濟工作人員和熟练工人怎样上山打游击，怎样在密林中，在斯特烈彼特山的峻峭山坡上建立了游击队的营地，怎样展开斗争，最后，游击队员們又怎样在解放了的克拉斯諾达尔城里給我的两个孩子送葬——弟兄俩是在庫班第一次炸毀德国軍車的爆破活动中牺牲的英雄。

在第二部中，我描写了克拉斯諾达尔地下工作小組的活动情况：上山的游击队员的朋友和同事怎样留在德寇占领的城市里进行工作；他們在敌人心窝里的秘密活动是如何的复杂和危险；地下工作者怎样在紧张的斗争中英勇地牺牲，大批新的战士——包括白胡子的老人和带上紅領巾不久的少先队员，年輕的姑娘和上了年紀的家庭主妇，工程师，工人，外科医生，教員，

集体农庄庄員——又怎样起来接替他們的位置；最后，地下工作者又怎样在值得紀念的一九四三年二月那些緊張的日子里，对那些被紅軍击潰向西退却的德寇，进行了最后的打击。

就活动的地区來說，游击支队和地下工作小組相隔很远：游击支队在荒僻的高加索山麓地带。地下工作者在克拉斯諾达尔城里和郊区的村子里。可是，两者同时誕生，斗争的目标相同，它們并不互相隔絕，而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要在这第二部里，描述那些由于热爱祖国、痛恨敌人而跟我們游击支队紧密相关的地下工作者的英勇斗争。

用不着說，我的描述决不能詳尽地表达出克拉斯諾达尔地下工作者的形形色色的活动。我所描述的主要是关于我的大儿子叶甫盖尼和他的战友們一直在那儿工作的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的职工們的地下斗争事迹，以及另一些我认为在这一极其英勇的斗争中最具特征的事迹。可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訴讀者：我书中的一切都沒有虛构的成分，不論是日期、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好些地下工作者到現在还活着。他們的姓名也都是真实的。

前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队长

彼·卡·伊格納托夫（老父）

第二部 主要人名表

——以出现先后为序——

瓦丽雅——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地下共青团書記。共产党员。柯特罗夫的爱人。

伊凡·彼得罗維奇·柯特罗夫——克拉斯諾达尔地下共青团市委書記。共产党员。瓦丽雅的爱人。

斯維烈德·西陀罗維奇·雷森柯——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地下工作领导人。共产党员。工程师。

克利斯特曼——德軍上校。克拉斯諾达尔德国秘密警察总局局长。

迦甫利尔·阿尔塔莫諾維奇·施雷柯夫——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地下工作领导人。共产党员。

威廉·卡尔洛維奇·罗德利昂——德国东方企业公司总工程师。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的前身克拉斯諾达尔油脂厂的德国老板。

安娜·波塔波夫娜——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机修車間記工員。地下工作者。

彼得·巴杜林——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机修車間工作組长。共青团員。地下工作者。

施特罗巴——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德国管理人員。上士。

赫尔伯特·史蒂夫特——德国东方企业公司經理。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駐厂專員。

尤利·亚历山大罗維奇·波尔菲利耶夫——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工程师。亲德分子。

波卡季洛夫——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地下工作领导

人。工程師。共產黨員。

米哈伊爾——小名米沙。克拉斯諾達爾油脂聯合工廠巴杜林工作組組員。共青团員。後任貝依蘇格游擊支隊隊長。

阿查爾陀夫——克拉斯諾達爾地下工作者。共產黨員。茶花公司經理。

阿爾謝尼·西里維斯特羅維奇——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黨委會及南方游擊司令部全權代表。克拉斯諾達爾地下工作領導人。共產黨員。茶花公司總經理。

伊凡·尼基福羅維奇·杰烈維揚柯——克拉斯諾達爾地下黨市委書記。

奧托·施坦因鮑克——德軍中尉。克利斯特曼的副官。曾在柏林化工學院與若拉同學。

布爾迦柯夫——醫生。

若拉——紅軍軍官。打入克拉斯諾達爾德國秘密警察總局的地下工作者。共產黨員。

維佳——彼得·巴杜林的弟弟。少先隊員。

舊拉——布爾迦柯夫診所女護士。徹爾克斯人。

彼得·叶甫拉姆比耶維奇·布登柯——克拉斯諾達爾油脂聯合工廠機械技術員。共產黨員。地下工作者。

舒斯簡柯——克拉斯諾達爾秘密警察總局第二十二號情報員。技師。

班杰列伊奇——老哥薩克，在斯塔羅-施契爾賓諾夫卡村附近活動的草原游擊支隊隊長。

伏洛佳——克拉斯諾達爾油脂聯合工廠巴杜林工作組組員。共青团員。後任波涅茹卡依村游擊支隊隊長。

格利沙——克拉斯諾達爾油脂聯合工廠巴杜林工作組組員。共青团員。班杰列伊奇領導的草原游擊支隊的聯絡員。

叶卡吉琳娜·伊凡諾夫娜·格魯施柯——斯塔羅-施契爾賓諾夫卡村的小學女教師。

貝斯松諾夫——別號“彼得神甫”。克拉斯諾達爾附近小教堂的神甫。地下工作的同情者。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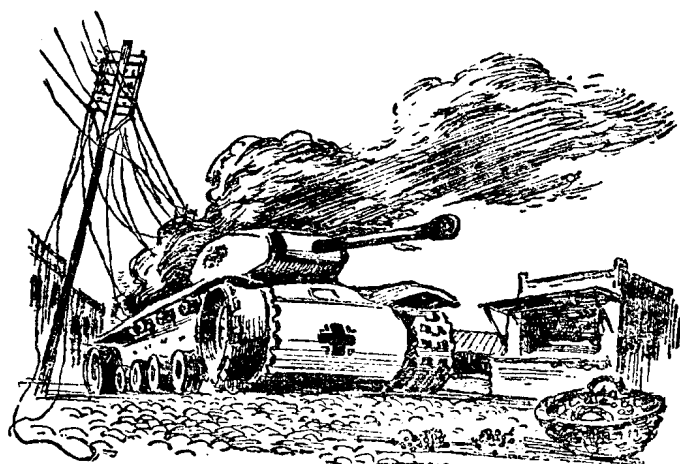
《克拉斯諾达尔的地下火》是《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的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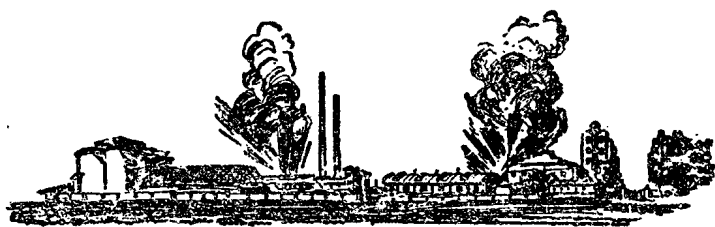
第二部描述庫班首府克拉斯諾达尔的地下党在敌人心脏里进行地下活动的真实情况。

这些地下活动是环绕着克拉斯諾达尔油脂联合工厂而展开的。在敌人占领这个城市时，克拉斯諾达尔边疆区的共产党早已在派遣以該厂党、团员为骨干的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上山的同时，在厂里留下了一个精悍的地下工作小组。

由于地下工作者的积极活动，敌人遭到了不断的打击：工厂无法开工，政治阴谋被彻底揭露，連敌人的特务也被我們的打入秘密警察总局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施用反間計消灭了。但由于敌人进行了瘋狂的反扑，斗争越来越艰苦。后来，油脂联合工厂的好些地下工作者被迫轉移郊区，該厂地下工作的两个领导人也先后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可是，更多的爱国志士接替了烈士們的斗争崗位，伊格納托夫兄弟游击队也派遣地雷爆破小组进城增援，地下火越烧越旺了。最后，城里的地下工作者和郊区游击队配合反攻的紅軍作战，里应外合，收复了克拉斯諾达尔，取得了光輝的胜利。

第一卷





第一章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早晨，德寇的先头部队从制革厂那一边逼近了克拉斯诺达尔。

城里发生了爆炸：游击队的爆破手炸坏了油脂联合工厂、谢金工厂、石油提炼厂和发电站。

每一陣爆响都使人心痛……

那天早晨，施波尔洪同志在“油联”厂长办公室里听到了一陣电话铃声。他拿起了听筒。他那由于几夜不睡而消瘦不堪的脸突然发白了。

“真的到时候了吗？”他問，同时竭力克制焦急不安的情绪，使自己鎮定下来。接着他打电话給联合工厂的机械总工程师魏特鲁根。

“魏特鲁根同志，立即下令爆破。德国人已經到了郊区。”

就在这时候，仿佛要証实他的话似的，办公室門窗的玻璃突然被附近的一陣炮弹爆炸声震动了……

“薩弗朗諾夫同志，爆破热电站！”魏特鲁根又向热电站主任下令道。“炸毀全部机器！半小时以后我們必須过桥到达庫班”

河对岸，德国人已經到了制革厂……。”

在油脂联合工厂里，首先炸毀的是热电站的机械設備。榨油厂和油脂水解厂的爆炸声几乎同时傳了过来。接着肥皂厂、人造奶油厂、制桶厂和机修車間等也轰隆隆地爆炸……一霎时濃烟和灰尘罩住了整个联合工厂。空中充滿了焦臭的味道。

我在前面已經說过，八月四日我們游击支队的汽車第一次开上了高加索山地。我們最后一次檢查了秘密接关系和聯絡的地点。我們地下小組的領導人第一次跟城里地下党委和地下共青团的代表見了面。我們和留在城里負責秘密工作的几个边疆区党委会的特派員进行了周密的商談……

这一切工作都是从容地毫不慌忙地进行的，而且完全是按照預先严格而又精密地拟定的計劃执行的。

我們这批游击队员离开了克拉斯諾达尔，我們用一辆拖車运走了我們游击支队的最后一批财产。

住宅的玻璃窗被一連串疾馳而过的卡車震动得琅琅发响……

接着，城里是一片令人极其难受的死一般的沉寂。整个城市——它的街道、广场、里弄、街心花园、公园和房屋——仿佛一下子沒有了生气。不論什么地方，沒有人也沒有活的东西，連狗也統統躲起来了。

德軍先头部队坦克纵队循着布琼尼街开进了克拉斯諾达尔。德国人不敢走寬闊的鋪条石的諾伏庫茲涅奇納大街——他們害怕打埋伏的炮队。

坦克纵队开到布琼尼街中段时，領头的几辆坦克停了下来。

从里面跳出了步兵——坦克陆战队的兵士。各辆坦克的人孔都打开了。德国兵爬出了坦克，拿着冲锋枪、手枪和手榴弹，准备随时射击和投掷。这批步兵小心翼翼地领着坦克纵队前进。

周围还是老样子——寂静无人。

在伏龙芝街的拐角上，有一批在老栗树浓荫笼罩下的不高的住宅。其中一所住宅的栅栏门突然咿呀地响了一声。德国兵吃了一惊，停了下来，准备迎接袭击。从微微开启的栅栏门里，探出了一个复盖着黄发的孩子的头。这是一个才两岁的孩子，他用可爱的小手扶着矮矮的栅栏门，象鸽子那么摇摇摆摆地走到人行道上，诧异地注视着德国兵。

那个德国兵起先动也不敢动。接着，他发觉自己并没有什么危险，就骂了一声冲过去，用枪柄在孩子的腹部敲了一下，把孩子抛过栅栏去……

几乎同时响起了两下枪声，那是克拉斯诺达尔歼击支队的战士们放的枪。显然，他们实在忍受不住了，才违反了候命射击的严格命令。

那个德国兵一下子丢掉步枪，在栅栏旁边倒了下来。

从领头的那辆坦克上面，射出了长长的一梭子机枪弹。机枪向街对面歼击队员们开枪的地方扫了过去。窗玻璃嘩朗朗的飞开了来。有人惨叫一声，哼了一声。机枪沉默了——一切又是那么寂静。

德国人向那幢房子奔过去。他们在院子里的一堆砖瓦后面，找到了两具歼击队战士的尸体。

坦克的马达又发出了吼响，德国人的坦克纵队发着鏗鏘的声音，轰隆隆地继续向前行驶。他们来到了作为市集中心的那个广场。这儿也是显得非常荒寂。在一家货摊附近，有一篮番

茄倒翻在尘土中。离番茄不远是一大串半生半熟的葡萄。周围没有一个人，没有叫喊声，也没有轻微的窸窣声……

突然，从城市的另一边传来了一阵隐约的爆炸声，一股黑烟慢吞吞地升腾到半空中……

领队的坦克停了下来。一个德国军官从炮塔中探出头来。突然从最近的一个货摊后面扔出了一个沉重的反坦克手雷，它在空中划了一道短促的弧线落了下来。扔手雷的人显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手雷飞向坦克的人孔，刚好落到那个德国军官的头上。

接连发生了两阵又闷又低的爆炸，接着坦克里面的炮弹就发出了一阵乱七八糟的隆隆的爆响。黑烟从已经炸毁的坦克炮塔中冒了出来。

德国人的坦克在广场止疾驰。它们漫无目标地向栅栏、货摊和空柜台开了几阵炮。接着又继续前进，循着克拉斯诺达尔的主要街道克拉斯纳亚大街驶去。

当最前面的那辆德国坦克穿过普罗列塔里亚街（现称米尔街）的时候，它的下面突然迸发出一大股火焰。断裂的履带一下子攢在街心的条石上发出了鏗鏘的声音。坦克抖动一下，转了一个直角就不动了。

第二辆坦克赶快拐了一个弯，冲到人行道上。可是在它的履带下面也发生了爆炸，那阵爆炸声在坦克内部引起了闷哑的反响，仿佛是在一个空的大木桶中爆炸一般。接着来的就是一连串炮弹的爆炸声。从炸裂的坦克隙缝中可以看到钢炮的后部，扭曲的机枪和挂在它们上面的血淋淋的衣服破片……

炸毁的坦克堵住了街道。后面的坦克都停了下来，乱七八糟地开火。这时候，突然有好多手榴弹从街屋的窗子里、门里和

柵欄後面飛了出來。開擊隊的狙擊槍手也開始向坦克的望孔射擊。許多燒夷瓶摔在坦克的鐵甲上發出碎裂的聲音。德國人的坦克著火了。突然，從郊區那邊傳來了一陣壓倒一切戰鬥喧聲的震天動地的爆响：原來我們的爆破手把橫跨庫班河的最后一座大橋炸毀了……

德國人的坦克縱隊源源不絕地開進城來。坦克後面跟着裝甲汽車，車斗上架着機槍的摩托車和滿載兵士的大卡車。德國人再不敢走大街了。他們挑僻靜的側邊的小街走，不時把帶有探雷器的工兵派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去。

有一路德國坦克縱隊來到了庫班河邊。炸得不成樣子的鐵橋殘骸已經浸到水里去了。湍急而又渾濁的波浪不斷地衝擊着它，發出喧鬧的聲音。德國人立刻向對岸開火。可是沒有任何反响，左岸是死一般的靜寂。

另一路德國坦克縱隊從火車站側面的街道繞到近郊杜賓卡區和卡拉宋斯克湖一帶。我們的開擊隊在這兒攔斷了他們的去路。發生了短促而又殘酷的战斗。手榴彈轰轰地爆炸。機槍噠噠地掃射。好多輛坦克熊熊燃燒起來。

德國兵向後退去。好幾輛重型坦克急急忙忙開上來增援。它們一面開上來，一面向隱蔽在鐵道後面的開擊營戰士開火。乘着卡車趕來的德國步兵列成了散兵綫向鐵道猛攻。可是德國人還是不能突破我們的防綫。

於是占領者企圖經過市立公園，循着卡拉宋斯克諸湖間的湖堤，穿過郊外的波克羅夫卡區滲入杜賓卡區。可是他們在公園附近又碰上了我們開擊隊員的手榴彈和燒夷瓶。領頭的幾輛法西斯坦克在湖堤中段觸着了地雷，開擊隊的狙擊手就躲在燒壞的坦克後面，用冰雹一般的槍彈向大批乘卡車趕來的德國沖

鋒枪手猛烈地射击。

德国人的远射程大炮的炮队开到了城郊。这些大炮在制革厂附近停下来向杜宾卡区开火。炮弹呼啸着飞过克拉斯诺达尔城上空落到卡拉宋斯克湖里，爆炸激起了高高的、泥浆和污水的喷泉。它们还把这个区里的好些矮小的平房炸得粉碎。砖瓦的粉末象云雾一般悬浮在空中。好多处起了大火。可是杜宾卡区的歼击营战士还坚守了三天三夜之久。直到第四天，当他们知道所有的红军已经渡过了庫班河，这才离开了大火熊熊的杜宾卡区，撤退到庫班河左岸。接着，他们又在那儿跟市民警支队的战士们一起坚守了三天三夜，阻止敌人强渡庫班河……

那时候，我们的游击支队奉了上级的命令迅速地有组织地向高加索山地前进。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在山上的游击队营地听到德军怎样开进克拉斯诺达尔的描述时，我们的心中感到非常激动和悲痛。我们全体队员多么想跟克拉斯诺达尔的最后保卫者的队伍待在一起，当我们想到法西斯奴役的乌云居然笼罩了我们心爱的城市，我们是多么的不甘心啊……

被敌人占领的克拉斯诺达尔城里的生活，我们只能通过那些不时地来到山地、给城里的地下工作者和我们山上的游击队做联络工作的同志口中知道一些。

我在这部《克拉斯诺达尔的地下火》中所描述的一切，都是根据亲眼目睹的同志——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特别是油脂联合工厂的地下工作者——的口述写下来的。他们的故事或者是我当时在游击队的营地听到的，或者是在好久以后，克拉斯诺达尔从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获得解放、我回到城里以后听到的。

第二章

克拉斯諾达尔的一个中学女教师奥丽迦·尼古拉耶夫娜是留下来做地下工作的。德軍进城那一天，她只能束手无策地待在家里。她不想出門，簡直很难想象而且想想也很可怕：在城里每一步都可能碰到可憎的敌人。

她从她那所座落在謝維尔納亚街的住宅的窗子里望見：一长串德国人的装甲車、坦克、摩托車、大炮和汽車循着街道駛去——簡直望不到头！当她望着这些的时候，她的心沉下去了。强大而又可怕的敵軍已經开进亲爱的城市！……

德軍进城后第二天，她的好朋友薇拉·菲里波夫娜（她就住在附近謝維尔納亚街和謝金街的拐角上）的七岁女儿瑪琳卡突然跑到她的家里。

“奥丽迦姑姑！快去……媽媽叫你……德国人闖进我們家里了！……”

奥丽迦和薇拉是老朋友。薇拉的丈夫在战争爆发后几天就参加了紅軍。薇拉本人在面包厂里工作。她有一大群孩子，一个比一个小。

奥丽迦在她朋友的家里碰見一个德国軍官。这是她看得这么真切的第一个德国人。那是一个留着紅紅的硬胡子的胖子。他用拙劣的俄国話喊道：

“快带走孩子和东西！半个钟点以后，这儿就是汽車間！……”